

當代詩詞研究

主编：刘泽民

执行主编：宋湘绮 莫真宝

第1辑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当代诗词研究

(第1辑)

主编 刘泽民

执行主编 宋湘绮 莫真宝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当代诗词研究(第1辑) / 刘泽民主编.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 - 7 - 5487 - 3241 - 9

I . ①当… II . ①刘… III . ①诗词—诗歌创作—中国
—文集 IV . ①I207. 2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0317 号

当代诗词研究(第1辑)

DANGDAI SHICI YANJIU (DI YI JI)

刘泽民 主编

责任编辑 刘 莉

责任印制 易建国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 410083

发行科电话: 0731 - 88876770 传真: 0731 - 88710482

印 装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25 字数 30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7 - 3241 - 9

定 价 4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请与经销商调换

集刊简介

当代诗词的生存语境和文学价值观正在经历古今演进的历史瞬间。诗词生态的现状是：创作实践热，理论研究冷；古典诗词研究多，当代诗词研究少；诗词鉴赏多，诗词文学批评少。《当代诗词研究》与“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中心”同时诞生于“第三届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的怀抱。包容、开放、新锐的学术情怀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时代气血，进取、实践、开拓的学术精神为其打造了传统诗词现代转型的理论和实践平台。

《当代诗词研究(第1辑)》共收入25篇文章，作者大多系海内外高校或研究机构长期从事诗词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我们秉持“大诗歌视野”，研究落脚点在当代旧体诗歌，主要包括诗、词、散曲以及相关民歌体式、古典意味浓厚的流行歌词等。本辑聚焦当代诗词研究，设置了以下五个主要栏目：

“理论·诗学” 当代诗词诗学理论建构，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理论命题

“批评·现场” 当代诗家、诗作个案研究，直面创作现场

“经典·回眸” 传统诗词理论与批评，当代观照下的民国及民国前的古典诗歌研究

“争鸣·交流” 诗词研究观念、方法、模式、语汇系统的争议、回应，新旧诗歌的交汇，感悟与阐释的共振，期待达成共识

“域外·瞭望” 外国诗歌与中国诗歌比较研究、域外汉诗研究、域外汉学家中国诗歌研究

每辑将根据论文具体情况，增设新栏目。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刘泽民

执行主编 宋湘绮 莫真宝

编委会主任

蒋建湘 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

汤建军 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

编辑委员会成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曹辛华(上海大学)	陈国雄(中南大学)
陈友康(云南社会主义学院)	胡玉玺(中南大学)
黄仁生(复旦大学)	蒋祖烜(湖南省委宣传部)
刘 川(《诗潮》杂志社)	刘泽民(中南大学)
罗 辉(中华诗词学会)	马大勇(吉林大学)
孟 泽(中南大学)	莫真宝(中华诗词研究院)
施议对(澳门大学)	宋湘绮(中南大学)
索晓霞(贵州社会科学院)	汪梦川(南开大学)
王巨川(中国艺术研究院)	肖来荣(中南大学)
肖 芃(西南交通大学)	晏选军(中南大学)
杨 雨(中南大学)	杨志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
曾大兴(广州大学)	

主编单位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中南大学当代诗词研究中心

卷首语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新文学各种体式的产生、发展和繁荣，我国传统文言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在整体上日渐式微，独有文言诗歌是个例外。无论从参与创作的人数而言，还是从产生的作品数量而言，甚至从诗社、诗刊的数量，以及各种雅集、采风创作与比赛活动的频次而言，古近体诗、词、散曲都是一个足以与新诗分庭抗礼的庞大存在。但是，诗词各种体式与其他文言文学体式一道，都被排斥出百年文学史描述范畴，同时也失去了其“体制内”的文学身份，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深思的文学现象。

毫无疑问，当代诗词既是中国古典诗歌诸多体式的延续性存在，又是仍然活在当下的表现当代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的文学样式。在浩如烟海的当代诗词散曲作品中，并不乏可以媲美传统诗歌与现代新诗的优秀之作；从事诗词写作的少数杰出之士，倘置之古代优秀诗人之林与现代以来优秀新诗作者之列，也足以与他们相视一笑，把臂入林。然而，是什么原因遮蔽了当代诗词的文学属性与文学身份，从而影响到其在当代文学史上应该获得的正常地位呢？粗略而言，不外乎两点：一是过多猥滥之作阻挡了优秀作品脱颖而出的机会，当代诗词经典作者与经典作品未能充分呈现并获得读者的认知与认可；二是当代诗词学理性研究的匮乏导致其尚未有效进入当代文学学术评价体系，从而未能引起诗歌研究者的充分重视，以致当代诗词批评与研究未能贴近创作现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诗词作者身份的平民化与大众化成为一种无法阻挡也无须阻挡的趋势。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诗词普及化与大众化口号被充分强调之后，此种趋势尤盛。当代诗词作

品的绝大部分日渐成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产物，难以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把当代诗词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作为文化载体的诗歌，一类是作为艺术元素的诗歌，一类是作为文学文本的诗歌。每一类诗歌都自有其特色，自有其代表作品。我们评价不同类型的诗歌，应该秉持不同的标准和要求，不宜一概而论。对作为文化载体的诗歌，可以从其思想深度、实用功能与教育意义来评价，这类诗歌，或充当意识形态的工具，或出于人际交往的需要，或本身即含有强烈的训导意味，或包含一定的商业元素，或为表现某一行业及这个行业的中心事件与优秀人物而写作，其目的与功能有着明确目标与行业指向。对作为艺术元素的诗歌，人们多把表现这些诗歌的其他艺术载体形式，或者诗歌与这些艺术形式的相互关系作为主要评价标准，如书写诗歌，人们更关注其书法艺术；如题画，人们更关注诗画关系或画作本身；如作为音乐元素的诗歌，人们更关注其音乐与声乐表现；如作为诗剧或微电影的诗歌，人们更关注舞台效果与舞美，甚至影视剪辑；等等。对作为文学文本而独立存在的诗歌，人们多注重其情感深度与修辞手段，从审美表现的角度来评价其写情是否真诚，写景是否逼肖，写事是否清畅，其情、景、事、理是否布置恰当，或是否互有关联，等等。

以上分类，只是就其大略而言，不仅仅限于当代诗词，历代诗歌都可以作如是观。三类诗歌作品虽然功能有别，艺术性也有强弱之分，但并非彼此完全孤立的存在。其每类之中臻于极致的作品，或可同时具备三类诗歌的属性，即：作为优秀文学文本的诗歌也许会被人们乐于运用其他艺术形式加以表现，其本身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或公共宣传、公共教化等其他社会功能；部分作为艺术元素的诗歌，也有可能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具备一定的思想深度与认识价值，具备一定的宣传与教化功能；作为文化载体的诗歌，与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关系密切，其工具性及实用功能最强，但其中未始不含有具备高度审美价值的作品，未始不能被人们运用其他艺术形式加以表现，从而使接受者获得思想教育和文本审美之外的艺术体验。古今优秀诗歌不断被谱曲演唱，至今活跃在艺术舞台之上，古代题画诗也有不少脱离画幅限制而成为经典文学作品留传至今，甚至有些“遵命”之作不仅同时

获得其他艺术形式表现的机会，而且也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传播开来，便是明证。

就当代诗词来说，与古代诗歌相比，其生成与存在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作者群体从精英向大众的转变，创作场景从主要基于私人场合到面向公众的转变，题材来源从亲历与见闻到面向社会事件的转变，传播场域从抄写、刻印到刊物、互联网以至移动终端发表，等等。这些变化，使得当代诗词在继承古代诗歌言志、抒情传统的同时，日益成为社会舆论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上三种类型的诗歌，共同形成当代诗词文化生态，各自成为这一诗词文化生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研究当代诗词，不宜畸轻畸重，顾此失彼，理应秉持宏阔的视野，充分调动社会学研究者、文化学研究者、教育学研究者、心理学研究者，以及文学研究者等，将所有类型的诗词一并纳入研究范畴，充分发掘当代诗词的宣传功能、审美功能及教化功能等，充分发挥当代诗词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价值与作用。可以说，当代诗词包罗万象，切入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只是可以作为文学研究对象的这一部分。

作为文学文本的诗歌，无疑是文学研究者的主要研究对象。当代诗词各种体式，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一方面沿着它的“先辈”即中国古典诗歌开辟的道路“接着走”并接受其影响，一方面也和它的同侪即新诗所开创的道路“并排走”且相互产生影响，甚至不时地楔入西方诗歌的领域，楔入现代小说、影视等艺术领域，在传统体式外衣的包裹下不拘一格地探索诗歌发展道路的无限可能性。与此相关的是，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却未能与创作现场形成有机联系与有效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当代诗词艺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里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伴随传统诗歌体式失去诗歌领域的公共话语权或学术话语权之后，各级文学行政管理机构以及文学研究者、文学史研究者对此漠然置之，导致古代文学研究者、文学史研究者对于变化了的当代诗词难以把握其特征与走向的因素，也有着现代诗歌研究者、现代诗歌史研究者出于学科建设的偏见，有意忽视或“打压”对与新诗并时存在的传统体裁诗词进行学理性研究，甚或因自身知识背景的缺憾而难以胜任当代诗词批评与研究的因素。如今，如何对数

量浩繁的当代诗词作品开展学术批评与学理性研究，最终将其纳入现代学术评价体系中加以审视，并通过对当代诗词的学理性研究与学术性评价，反哺当代诗词创作，以期形成诗词研究与诗词创作的良性互动，形成古近体诗、词、散曲等“旧体诗”和新诗、歌词、歌谣等诸类诗歌体式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成为摆在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严肃的课题。

为此，我们基于对中国诗歌发展源流的初步理解，秉持中国现代诗歌体式整体观的学术理念，于2014年7月10日至14日，发起组织“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青年论坛”先后得到了《文学评论》杂志社、中南大学、中华诗词研究院、海峡两岸中华诗词论坛组委会的倾力支持。今天，我们小心翼翼而又无比虔诚地奉献到您手中的这本《当代诗词研究》（第1辑），即选自提交第一届到第三届“青年论坛”交流的论文。这是有志于从事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的一批年轻学者在此领域进行的跨学科对话，是我们在筚路蓝缕地探索过程中产生的并不成熟的研究成果的初步集结。我们将当代诗词的文学属性与文学身份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明确地提出来，期待得到文学研究界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我们期待以文学研究为切入口，能开启对当代诗词的全方位研究，以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优秀诗词文化传统，并使之融入当代文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之中。

莫真宝

2018年2月24日

目录

Contents

理论·诗学

芳草萋萋鹦鹉洲

——关于崔颢《黄鹤楼》的文学地理学批评	曾大兴	3
诗性到文学性：当代诗词创造论文学价值观构建	宋湘绮	8
当代文学视野下的诗词观	聂 茂	17
批评写作的行话与师承	晏杰雄	21
当代诗学研究现状及问题探微	王巨川	25
国诗大赛对网络守正体诗词创作的影响	周于飞	31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期刊中的旧体诗词 ——以《诗刊》(1957—1964)与《星星》为中心	彭敏哲	40
“词出于《公羊》” ——兼论龚自珍的经学思想与词学	习 婷	51
论王国维、朱光潜之“境界说”	李燕妮	62

批评·现场

电影式构思在当代诗词创作中的应用

——浅谈绝句组诗《降魔记》的创作背景	金 中	75
传统与现代之间：以黄侃及其词为例	汪梦川	80
当代校园诗词创作概况浅析 ——以武汉大学春英诗社为例	王悦笛	89

当代诗词的文体僭越

- | | | |
|--------------------------|-----|-----|
| ——以了凡等诗人的词作为例 | 祁丽岩 | 109 |
| 从“诗词中国”参赛作品看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中的问题 | 张一南 | 119 |
| “非中国”式新诗视野下少数民族文人旧体诗写作透视 | | |
| ——以民国时期贵州水族文人为例 | 周军 | 134 |
| 微信时代，网络诗歌的转向 | 贺予飞 | 145 |

经典·回眸

从现实之维到超越之维

- | | | | |
|---------------------------|-----|-----|-----|
| ——杜甫对当代时事诗创作的启示 | 程瑜 | 153 | |
| 词调演进与词心所向：晏几道偏好令体再探 | 刘学 | 唐潇珺 | 165 |
| 论宋词中的贫困书写 | 叶烨 | 段翠芳 | 177 |
| “一编珠玉存文献” | | | |
| ——沈祖棻《涉江词》中的“词史”之作与近代词学传统 | 黄阿莎 | 184 | |

争鸣·交流

先锋诗词：先锋诗歌的“别动队”

- | | | |
|----------------------|-----|-----|
| 嵌入与浑融：漫议旧体诗使用新词语之门径 | 莫真宝 | 199 |
| 我的“人类词”写作主旨及关于现代性的思考 | 段维 | 204 |
| | 李子 | 215 |

域外·瞭望

让诗神拥有自己

- | | | |
|-------------|-----|-----|
| ——《诗梦枫桦》发刊词 | 沈家庄 | 223 |
| 编后记 似曾相识燕归来 | 宋湘绮 | 226 |

理

论

诗

学

芳草萋萋鹦鹉洲

——关于崔颢《黄鹤楼》的文学地理学批评

曾大兴

【摘要】崔颢《黄鹤楼》这首诗通过黄鹤楼、汉阳树、鹦鹉洲和长江这四个地理景观，建构了一个令人失落、伤感和惆怅的文学地理空间。它的主题既不是“寻仙”，也不是“写景”，而是写人生的失落感，写乡愁。由于表达出了人类的普遍情感，它才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进而成为文学经典。

【关键词】崔颢；黄鹤楼；文学地理学批评；地理景观；地理空间

关于文学地理学批评，我曾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里给它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文学地理学批评，简称‘地理批评’，是一种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本分析为主，同时兼顾文本创作与传播的地理环境的文学批评实践。”^①这种批评与传统的文学批评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它是通过分析文学作品的地理与空间要素来把握作品的内涵、意义和特点。

我们以崔颢的《黄鹤楼》一诗为例。崔颢这首诗，不仅是所有写黄鹤楼的诗中最好的诗，也是唐人律诗中最好的诗之一。宋代著名诗歌批评家严羽甚至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沧浪诗话》）有人对严羽的这个评价颇不以为然，其实严羽并没有夸大其词。前几年，武汉地区有几位学者做了一个“唐诗排行榜”，在 100 首最有影响的唐诗中，崔颢的《黄鹤楼》排位第一。^②正是因为这首诗写得太好了，影响太大了，所以历来选录它的唐诗选本很多，关于它的评点也很多。（参见陈伯海主编的《唐诗汇评》）我仔细看了这些评点，确实各有心得，也不乏精辟之见，但是也有缺憾，那就是它们都没有回答读者最为

^①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331 页。

^② 王兆鹏、邵大为等：《唐诗排行榜》，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7 页。

关注的一个问题，即这首诗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认为，可能是前人的视角和方法存在着某些局限。对于像崔颢《黄鹤楼》这样的写地理景观的作品，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应该是最为有效的。因此在这里，我想用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对这首诗作一个简要的分析，看看它究竟写了什么，究竟抒发了什么样的情感。进而回答它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这首诗的空间要素较多，有黄鹤楼、白云、晴川、汉阳树、芳草、鹦鹉洲、日、乡关、长江。其中，属于地理景观的主要有四个：黄鹤楼、汉阳树、鹦鹉洲、长江。正是这些空间要素，尤其是这四个地理景观，建构了一个具有江城之特点的地理空间。这几个地理景观各有什么内涵和特点呢？让我们回到作品本身去找。先看开头四句：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①

黄鹤楼，原是吴主孙权在这里修建的一个军事瞭望楼。它的得名，缘于仙人骑黄鹤的传说。“昔人”，就是这个传说中的仙人子安。唐代是一个崇奉道教的时代，黄鹤楼又有一个仙人骑黄鹤（仙鹤）的传说，所以那时候的人登临黄鹤楼，多少都有一点寻找仙人踪迹的意思，有一点求仙访道的意思。然而，崔颢所见到的黄鹤楼是个什么情景呢？人去楼空。黄鹤楼上不见黄鹤，更不见仙人，这就未免有些失落了。因此这首诗的开头四句，就是通过黄鹤楼这个地理景观，表达了一种人去楼空、求仙不得的失落感。

再看第五、六两句：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晴川，就是指汉水。汉阳树，就是汉阳的树。汉阳即汉水之阳，也就是汉水的北边。公元606年，隋朝政府将汉津县改称汉阳县。汉阳树不是一个专用名词，不是专指一棵树，而是指一排树。汉阳树是指由一排树组成的一个景观。

黄鹤楼上人去楼空，求仙之事渺茫难寻，于是诗人就把思绪从传说拉回现实，站在黄鹤楼上看长江对面的景色。先看汉水之北。由于天气晴好，汉水北岸的那一排树木历历在目。再看汉水之南。由于时处春夏之交，鹦鹉洲上的芳草已

^① 崔颢：《黄鹤楼》，《全唐诗》卷130，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29页。

经很茂盛了。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这个鹦鹉洲，被以往的说诗者忽略了。人们都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景物，甚至认为是现成语，没有去考究它的来历和意义。例如清代有个叫钱德承（慎庵）的说诗者就这样讲：“‘鹦鹉洲’乃见成语，‘汉阳树’则扭捏成对耳。且‘芳草萋萋’亦属见成，而‘晴川历历’则何所本？”^①意思是说，“鹦鹉洲”是一个现成语，“芳草萋萋”也是一个现成语，都没有新意。而“汉阳树”则是拼凑的。似乎是因为先有了“鹦鹉洲”这个现成语，诗人才再拼凑了一个“汉阳树”来与之对偶。总之，钱氏把“汉阳树”和“鹦鹉洲”这两个地理景观，乃至把这两句诗，全都给否定了。钱氏可能不懂地理，更可能不懂文学地理，他的粗疏武断似可原谅。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就不一样了，他可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然而，他也不懂“鹦鹉洲”这个地理景观的意义，他甚至对钱德承的上述言论倍加称许，说“慎庵此言，细入毛发”。^②可见，作为地理学家的刘献廷也不懂文学地理。

我认为，要想真正理解这首诗所包含的情感，必须正确理解第六句的含义。第六句是全诗的关键，不可匆匆看过。而要正确理解第六句的含义，则必须搞清楚鹦鹉洲的来历，必须了解这个地理景观所包含的意义。

鹦鹉洲这个地理景观的得名，源于祢衡的《鹦鹉赋》。

据《后汉书·祢衡传》记载，祢衡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名士，才华横溢，名气很大，但是也有一点脾气。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有个性，有独立人格。由于曹操对他无礼，让他在一个宴会上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岑牟单绞之服”，这其实是鼓吏的衣服，为参加宴会的文武官员击鼓助兴。这其实是把他当作一个优伶来侮辱他。这祢衡呢，只顾演奏自己拿手的《渔阳参挝》，根本不理会曹操的要求，乃至走到曹操跟前，才脱掉衣服，“裸身而立”，以此羞辱曹操。曹操只好自我解嘲：“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这之后，祢衡又坐在曹操的营门之外，“以杖捶地大骂”，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都骂了。曹操恨得咬牙切齿，想杀他，但是又怕落下一个不能容人的名声。怎么办呢？只好来个借刀杀人，于是曹操把他推荐给了荆州刺史刘表。

刘表也不傻，他一眼就看出了曹操借刀杀人的用意，于是他也来个借刀杀人，把祢衡推荐给了江夏太守黄祖，心想黄祖是个粗人，性子急，祢衡必死无疑。

没想到祢衡到了江夏，竟然和黄祖相处得不错。尤其是黄祖的儿子黄射（时任章陵太守）非常欣赏祢衡。有一次，黄射大会宾客，有人送了他一只鹦鹉，黄射就请祢衡写一篇《鹦鹉赋》。祢衡当场作赋，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而且文辞非常

^① 陈增杰：《唐诗志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8页。

^② 刘献廷：《广阳杂记》，引自陈增杰：《唐诗志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漂亮。在座的人无不为之惊叹。鹦鹉本是一种美丽而聪明的鸟类，但是落在了人类的手里，就完全失去了自由，任人玩耍，任人宰割。祢衡的这篇《鹦鹉赋》，实际上是借鹦鹉的命运来写文士的命运，既思想深刻，又文辞优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祢衡写作《鹦鹉赋》之后，更加受到黄氏父子的器重。但是没过多久，祢衡还是把黄祖得罪了。他在言语上冲撞了黄祖。黄祖命令手下把祢衡推出门外，杖责之。祢衡对此破口大骂。于是黄祖就下令要杀他。黄祖的儿子黄射得知消息后，非常着急，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光着脚丫火速赶来救他，但为时已晚，祢衡已经人头落地。

祢衡死时才26岁。他死了之后，黄祖又有些后悔了，于是“厚加棺敛”^①，把他埋在汉水之南，也就是黄鹤楼西南方向的江中小洲上。这个小洲本来是个无名小洲，因为《鹦鹉赋》的作者祢衡葬在这里，人们就叫它鹦鹉洲。

在今天的武汉市汉阳区境内，还有一个鹦鹉洲，不过这个鹦鹉洲已经不是崔颢写的那个鹦鹉洲了。崔颢所写的鹦鹉洲在明代末年沉没在江中了。清乾隆年间，在今天的汉阳拦江堤外新淤成一个洲，曾名“补课洲”。当地人为纪念祢衡，将它改名为鹦鹉洲，又在这里重修了祢衡墓，题为“汉处士祢衡墓”。

鹦鹉洲上由于有著名文学家祢衡的墓，因此就成了一个著名的文学景观，而不是一般的景物或景点。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李白等都曾写过鹦鹉洲，都曾对祢衡的遭遇表达深切的同情。

崔颢对祢衡的遭遇也是深表同情的。他由祢衡的遭遇想到了自己的遭遇，进而想到了古往今来文士的命运。《旧唐书·文苑传》载：“开元、天宝间，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京兆王昌龄、高适，襄阳孟浩然，皆名位不振。唯高适官达，自有传。”^②意思是说，崔颢、王昌龄、孟浩然这几位诗人，虽然很有才华，在诗坛上也很有名气，但是在仕途上并不得志。因此，“鹦鹉洲”这个文学景观出现在崔颢的这首诗里，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诗人正是通过这个文学景观引出祢衡的故事，再通过祢衡的故事来抒发文士不得志的感慨。

再看“芳草萋萋”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出自楚国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九歌·少司命》：“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意思是说，一年一度的芳草又绿了，又是一个春天到了，漂泊在外的王孙，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很显然，“芳草萋萋”这四个字所表达的，是漂泊在外的游子对家乡的思念，是乡愁。

正是因为有了“芳草萋萋”这四个字，才引出了最后两句：

^① 范晔：《后汉书·祢衡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61页。

^② 刘昫等：《旧唐书·文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49页。